

14

传奇  
Legend

# 东宫

下

匪我  
思存

著  
FEIMOSICUN





虽则如云 匪我思存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东宫：全2册 / 匪我思存著. — 南京：江苏凤凰  
文艺出版社，2017.11

ISBN 978-7-5594-0255-4

I. ①东… II. ①匪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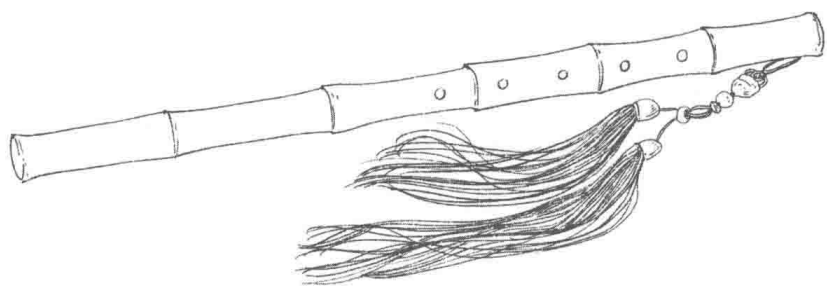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85391号

书 名 东宫(全二册)  
作 者 匪我思存  
出版统筹 黄小初 沈沁颖  
选题策划 北京记忆坊文化  
责任编辑 姚 丽  
特约编辑 单诗杰  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 
封面绘图 三 乖  
封面设计 80零·小贾  
版式设计 段文婷  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，邮编：210009  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  
印 刷 环球东方(北京)印务有限公司  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  
字 数 350千字  
印 张 15  
版 次 2017年11月第1版，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  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94-0255-4  
定 价 56.00元(全二册)

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010-57194853
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原来那只狐狸，  
一直没能等到它要等的那位姑娘。



渊  
水



“忘川之水，在于忘情……”

……

“一只狐狸它坐在沙丘上，坐在沙丘上，瞧着月亮。  
噫，原来它不是在瞧月亮，是在等放羊归来的姑娘……”

“太难听了！换一首！”

“我只会唱这一首歌……”

……

“生生世世，我都会永远忘记你！”

……

记忆中有明灭的光，闪烁着，像是浓雾深处渐渐散开，



露出一片虚幻的海市蜃楼。我忽然睁开模糊的眼睛，一切渐渐清晰。我看到了阿渡，她就守在我旁边，我也看到了永娘，她的眼睛也红红的，还微微有些肿。

我看到帐子上绣着精巧的花，我慢慢认出来，这里是东宫，是我自己的寝殿。

我慢慢地出了口气，觉得自己像是做了一场噩梦，梦里发生了很可怕的事情：我被刺客掳去了，然后那个刺客竟然是顾剑，我就站在承天门下，眼睁睁看着楼上的李承鄣……最可怕的是，我梦见我早就认识李承鄣，他化名顾小五，屠灭了揭硕，杀死了阿翁，还逼死了我的阿娘……父王疯了，而我被迫跳下了忘川……这个噩梦真是可怕……可怕得我根本就不敢去想……

幸好那一切只是噩梦，我慢慢抓着永娘的手，对她笑了笑，想说：“我好饿……”

我却不能发出任何声音，我的喉头一阵剧痛，气流在我口腔里回旋，但我无法说话。我急得用手卡住了自己的脖子，永娘含着眼泪拉着我的手：“太子妃不要急，太医说您只是急火攻心，所以才烧坏了嗓子，慢慢调理自然就好了……”

我看看阿渡，又看看永娘，宫娥捧上了一盏清露，永娘亲自喂给我，那清露甘芳的气息与微凉的滋味令我觉得好生舒适，顿时缓和了喉头的痛楚。我大口吞咽着，永娘说道：

“慢些，慢些……别呛着……唉……这几天滴水未进……可真是差点儿急煞奴婢了……”

几天？



我已经睡了几天了？

我比画着要纸笔，永娘忙命人拿给我，宫娥捧着砚台，我蘸饱了墨汁，可是下笔的时候却突然迟疑。

写什么呢？

我要问什么呢？问揭硕是否真的全族俱没，问我的父王，他是否早就已经疯癫？我到中原来，他从来没有遣人来看过我，我日思夜想的西凉，竟然从来没有遣人来看过我。我从前竟然丝毫不觉得怪异，我从前只怨阿爹无情，现在我才知，原来我的西凉早就已经成了一场幻梦。我根本就不敢问阿爹，我又怎么敢，敢去问永娘？

我久久无法落笔。

笔端的墨汁凝聚太久，终于“嗒”一声落下，滴落在纸上，溅出一团墨花。

我忽然想起“泼墨门”，想起李承鄞用燕脂与螺子黛画出的山河壮丽图，想起鸣玉坊，想起那天晚上的踏歌，想起那天晚上的刀光剑影……我想起他折断利箭，朗声起誓……我想起梦里那样真实的刀光血影，我想起我在沙丘上唱歌，我想起顾小五替我捉了一百只萤火虫，我想起忘川上凛冽的寒风……还有我自己挥刀斩断腰带时，他脸上痛楚的神情……

我扔下笔，急急地将自己重新埋进被子里，我怕我想起。

永娘以为我仍旧不舒服，所以她轻轻拍着我的背，像哄小孩儿睡觉似的，慢慢拍着我。

阿爹轻手轻脚地走开，她的声音虽然轻，我也能听出来。



我忽然觉得很难过。我甚至都不敢问一问阿渡，问一问揭硕，问一问过去的那些事情，我梦里想起的那些事是不是真的？阿渡一定比我更难过吧，她明明是揭硕人，却一直陪着我，陪我到中原来，陪我跟着仇人一起过了这么久……我变得前所未有的怯弱，我什么都不知道了。

我在迷迷糊糊间又睡了大半日，晚间的时候永娘将我唤醒，让我喝下极苦的药汁。

然后永娘问我，可想要吃点什么。

我摇了摇头，我什么都不想吃。

现在我还吃得下什么呢？

永娘还是命人做了汤饼，她说：“汤饼柔软，又有汤汁，病中的人吃这个甚好。”

我不想吃汤饼，挑了一筷子就放下了。

汤饼让我想到李承鄞。

其实东宫里的一切，都让我想到李承鄞。

我只不愿再想到他。不管从前种种是不是真的，我本能地不想再见到他。

可是避是避不过去的，李承鄞来看我的时候，永娘刚刚将汤饼端走，他满面笑容地走进来，就像从前一样，只有我知道，一切都和从前不一样了。我们有着那样不堪的过往，忘川的神水让我忘了一切，也让他忘了一切，我们浑浑噩噩，竟然就这样成了亲。而我浑浑噩噩，在这里同他一起过了三年……没有等我想完，李承鄞已经快步走到我的床边，然后伸出手想要摸我的额头。

我将脸一侧就避过去了。

他的手摸了个空，可是也并没有生气，而是说道：“你终于醒过来了，我真是担心。”

我静静地瞧着他，就像瞧着一个陌生人。他终于觉得不对，问我：“你怎么了？”

他见我无理睬他，便说道：“那日被刺客掳走，又正逢是上元，九门洞开……”

我只觉得说不出的不耐烦。那日他站在城楼上的样子我早已经不记得了，可是那天我自己站在忘川之上的样子，只怕我这一生一世都会记得。如今再说这些又有什么用？他还想用甜言蜜语再骗我么？他就这样将从前的事都忘记了，可是我记起来了，我已经记起来了啊！

他说道：“……城中寻了好几日不见你，我以为……”说到这里他声调慢慢地低下去，说道，“我以为再见不着你了……”

他伸出手来想要摸摸我的肩头，我想起父王迷离的泪眼，我想起阿娘倒在血泊，我想起阿翁最后的呼喝，我想起赫失用沾满鲜血的双手将我推上马背……我突然抽出绾发的金钗，狠狠地就朝着他胸口刺去。

我那一下子用尽了全力，他压根儿都没有想到我会突然刺他，所以都怔住了，直到最后的刹那才本能地伸手掩住胸口。金钗钗尖极是锋锐，一直扎透了他整个掌心，血慢慢地涌出来，他怔怔地瞧着我，眼睛里的神色复杂得我看不懂，像是不信我竟然做了这样的事情。

其实我自己也不信，我按着自己的胸口，觉得自己在发抖。



过了好久，他竟然抓住那支金钗，就将它拔了出来。他拔得极快，而且哼都没有哼一声，只是微微皱着眉，就像那根本不是自己的血肉之躯似的。血顿时涌出来，我看着血流如注，顺着他的手腕一直流到他的袍袖之上，殷红的血迹像是蜿蜒的狰狞小蛇，慢慢地爬到衣料上。他捏着那兀自在滴血的金钗瞧着我，我突然心里一阵阵发慌，像是透不过气来。

他将金钗掷在地上，“铛”的一声轻响，金钗上坠的紫晶瓔珞四散开去，丁丁东东蹦落一地。他的声音既轻且微，像是怕惊动什么一般，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叫我如何说起，说起那样不堪的过去？我与他之间的种种恩怨，隔着血海一般的仇恨。原来遗忘并不是不幸，而是真正的幸运。像他如此，遗忘了从前的一切，该有多好。

我自欺欺人地转开脸，他却说：“我知道了。”

我不知道他知道什么，可是他的声音似乎透出淡淡的寒意：“我本来并不想问你，因为你病成这样。可是既然如此，我不能不问一句，你是怎么从刺客那里逃出来的？是阿渡抱着你回来，如何问她，她也不肯说刺客的行踪，更不肯说是在哪里救了你。她是你们西凉的人，我不便刑求。可是你总得告诉我，刺客之事究竟是何人指使……”

我看着这个男人，这个同我一起坠下忘川的男人，他已经将一切都忘记了，可是我永远也不会忘记，我不会忘记是他杀死了阿翁，我不会忘记是他让我家破人亡，我不会忘记，我再也回不去西凉。我张了张嘴，并没有发出任何声

音，我只是几近讥诮地看着他。他竟然来问我刺客是谁？难道刺客是谁他会不知道？还是他坠下忘川之后，连同顾剑是谁都忘记了？

我看着他，他也看着我，过了好久好久，他忽然把一对玉佩扔在我面前。我盯着那对羊脂玉的鸳鸯佩，我认出来这对玉佩，我曾经拿着它在沙丘上等了三天三夜。那时候他还叫顾小五；那时候我欢天喜地，一直等着我以为的良人；那时候他手里拿着这对玉佩，对我促狭地微笑；那时候，在西凉王城的荒漠之外，有着最纯净的夜空，而我和他一起，纵马回到王城。

那时候，我们两个都不像现在这般面目狰狞。我还是西凉无忧无虑的九公主，而他，是从中原贩茶来的顾小五。

李承鄞的手上还在流血，他抓着我的胳膊，捏得我的骨头都发疼。他逼迫我抬起头来，直直地望着我的眼睛，他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他又问了一遍，为什么。

我也想知道，为什么，为什么命运会如此地捉弄我们，一次又一次，将我们两个，逼入那样决绝的过往。我看着他的眼睛，他的眼中竟然是难以言喻的痛楚，犹带着最后一丝希冀，似乎盼着我说出什么话来。

我张了张嘴，却什么也没有说。

他手上的血沾到了我脸上，温凉的并不带任何温度，他说道：“为什么你会安然无恙地从刺客那里回来，为什么阿渡就不肯告诉我刺客的行踪，为什么你手里会有这么一对鸳鸯佩……鸳鸯鸳鸯……我拆散了你们一对鸳鸯是不是？”



他手上的劲力捏得我肩头剧痛，我忽然心灰意冷，在忘川之上，他到底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态，同我一起跳下去的呢？难道只是为了对我说那句话？那句我根本就听不懂的中原话？我早就忘了那句话说的是什么。我只记得裴照最后的惊呼，他一定也惊骇极了。毕竟李承鄞不是顾小五，可是我的顾小五，早就已经死在了乱军之中。我终于抬起眼睛看着他，他的眸子漆黑，里面倒映着我的影子。他到底是谁呢？是那个替我捉萤火虫的顾小五？还是在婚礼上离我而去的爱人？或者，在忘川之上，看着我决绝地割裂腰带，他脸上的痛悔，可会是真的？

我一次又一次地被这个男人骗，直到现在，谁知道他到底是不是在骗我？他对着刺客折箭起誓，说得那样振振有词，可是一转眼，他就同赵良娣站在承天门上……我的顾小五早就已经死了，我想到这里，只是心如刀割。我的声音支离破碎，可怕得简直不像我自己的声音。我说：“你拆散了我们，你拆散了我——和顾小五。”

他怔了怔，过了好一会儿，反倒轻蔑地笑了：“顾小五？”

我看着他，他手上还在汨汨地流着血，一直流到袍子底下去。在忘川之上的时候，我觉得心如灰烬，可是此时此刻，我连挣扎的力气都没有了。我觉得疲倦极了，也累极了，我一个字一个字地说：“你杀了顾小五。”

我的顾小五，我唯一爱过的人，就这样，被他杀死了。被他杀死在揭硕，被他杀死在我们未完的婚礼之上，被他杀死在西凉。

我稀里糊涂，忘了从前的一切，然后到这里来，跟李承鄴成亲。而他——我把一切都忘了，我甚至都不知道，顾小五已经死了。

他怒极反笑：“好！好！甚好！”

他没有再看我一眼，转身就走了。

永娘回来的时候十分诧异，说：“殿下怎么走了？”旋即她惊呼起来，“哎呀，这地上怎么有这么多血……”

她叫了宫娥进来擦拭血迹，然后又絮絮地问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，我不愿意让她知道，麻木地任由她将我折腾来，折腾去。我该怎么办呢？我还能回西凉去吗？就算回到西凉，顾小五也已经死了啊。

永娘以为我累了要睡了，于是没有再追问。她让阿渡进来陪我睡，阿渡依旧睡在我床前的厚毡之上。

我却睡不着了，我爬起来，阿渡马上也起来了，而且给我倒了一杯茶，她以为我是要喝水。

我没有接她手里的茶，而是拉着她的手，在她手心里写字。

我问她，我们回西凉去好不好？

阿渡点点头。

我觉得很安心，我到哪里，她就会跟我到哪里。我都不知道从前她吃过那样多的苦，我都不知道她是怎么心甘情愿，跟我到这里来的。我拉着她的手，怔怔地忽然掉下了眼泪。阿渡看我哭了，顿时慌了神，她用衣袖替我擦着眼泪，我在她的手心里写，不要担心。阿渡却十分心酸似的，她将我搂在她怀里，慢慢抚摸着我的头发，就像抚摸着孩子一



般。她就这样安慰着我，我也慢慢合上眼睛。

其实我心里明白，我自己是完了。从前我喜欢顾小五，我忘了一切之后，我又喜欢李承鄞。哪怕他一次又一次地骗我，我竟然还是爱着他。

忘川之水，在于忘情。凡是浸过神水的人，都会将自己经历过的烦恼忘得干干净净。我忘了他，他也忘了我，我们两个，再无前缘纠葛。可是为什么我会在忘记一切之后，再一次爱上他呢？他对我从来就不好，可是我却偏偏喜欢他。这三年来，我们一次次互相推开对方，可是为什么还是走到了今天？天神曾经听从了我的祈求，让我忘记他加诸在我身上的一切痛苦与烦恼。可是如今天神是在惩罚我吗？让我重新记起一切，在又一次爱上他之后。

李承鄞再也没有来看过我。

我病了很长时间，等我重新能说话的时候，檐外的玉兰花都已经谢了，而中庭里的樱桃花，已经开得如粉如霞。

樱桃花比桃树李树都要早，所以樱桃花一开，就觉得春天已经来了。庭院里的几株樱桃花树亭亭如盖，绽开绮霞流光般的花朵，一团团一簇簇，又像是流霞轻纱，簇拥在屋檐下，有几枝甚至探进窗子里来。

我病着的时候发生了许多事情，都是永娘告诉我的。首先是首辅叶成被弹劾卖官，听说诛连甚广，朝中一时人人自危，唯恐被算作是“叶党”。然后是征讨高丽的骠骑大将军裴况得胜还朝，陛下赏赐了他不少金银。还有陛下新册的一位妃子，非常的年轻，也非常的漂亮，宫中呼为“娘子”，据说陛下非常宠爱她，连暂摄六宫的高贵妃也相形见绌。大



家纷纷议论陛下会不会册立她为皇后，因为这样的恩宠真的是十分罕见。不论是朝局，还是宫里事，我左耳听，右耳出，听过就忘了。

我也不耐烦听到这些事，我觉得男人的恩情都是靠不住的，尤其是帝王家的男人，在天下面前，女人算什么呢？顾剑说过，一个人要当皇帝，免不了心硬血冷。我觉得他说的是对的。

午后的时候，忽然淅淅沥沥落起雨来。永娘望着庭中的雨丝轻叹，说道：“这下子花都要不好了。”

我病虽然好了，可是落下个咳嗽的毛病，太医开了很多药方，天天喝，天天喝，但没多大效力。所以我一咳嗽，永娘就急忙拿了披风来给我披上，不肯让我受一点儿凉气。我也希望咳嗽早一些好，早一些好，我就可以早一些跟阿渡回西凉去。

不管我的西凉变成了什么样子，我终归是要回去的。

我坐在窗前，看着雨里的樱桃花，柔弱的花瓣被打得渐渐低垂下去，像是剪碎了的绸子，慢慢被雨水浸得湿透了，黏在枝头。永娘已经命人支起锦幄，这是中原贵家护花用的东西，在花树上支起锦幄，这样雨水就摧残不了花树。我看着锦幄下的樱桃花，锦幄的四周还垂着细小的金铃，那是用来驱逐鸟儿的，金铃被风吹得微微晃动，便响起隐约的铃声。

现在我经常一发呆就是半晌，永娘觉得我像变了个人似的，从前我太闹，现在我这样安静，她总是非常担忧地看着我。